

# 申說兩周金石「𠄎」字

張宇衛\*

## 摘要

兩周金石「𠄎」字討論者眾多，隨著學者指出〈宋公𠄎鼎〉之宋公蓋即宋共公，文獻記載其名為「固、瑕」等證據，已然確立了此字之古音為魚鐸部，文內並試著梳理學者在魚鐸部音的基礎上之考釋，其中呈現出早期均以通假為「恪」理解，後來則多傾向將「𠄎」之「𠄎」讀為「固」，「𠄎夙夕（夜）」維持讀為「恪」。文中接著針對「𠄎」字文例進行補說與闡釋，指出：一、「𠄎」當從學者「申固」之釋，以新見出土文獻「永厚」一詞作為「申固」解讀的參照，指出「永厚、申固」均為動詞並列結構，並舉「申命固位」結構作為佐證，意思當理解為繼續鞏固之義；二、「𠄎（固）夙夕（夜）」之「固」當如字讀，從動詞「堅固」轉而為修飾之狀語時，引申有「堅定、專一」之義，文中除了以「篤」字之字義演變作為參照外，亦舉「不易（更易）」一詞與之對應。

關鍵詞：兩周、金石、𠄎、申固、專一

---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 “ 𠄎 ”in Bronze Vessel and Stone Inscriptions of Zhou Dynasty

Chang, Yu-W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re is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character “Gù” (𠄎) in the Zhou Dynasty. Scholars identify the “Song Gong” on the Song-Gong Bronze Vessels as “Song Gong-Gōng”, supported by references such as “Gù”, “Xiá” in classical texts. The character’s ancient pronunciation aligns with the rhyme “魚鐸 (yuduo)”. Early interpretations linked “Gù” to “Kè (恪)”, but later scholars associated “Gù” in “Shēn Gù (申固)” with “Gù (固)”, while retaining “Kè” for “Gù Sù Xì (𠄎夙夕)”.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Gù”, arguing that (1) “Shēn Gù (申固)” should mean “continuance and consolidation,” supported by parallels like “Yǒng Hòu (永厚)” and evidence such as “Shēn Mìng Gù Wèi (申命固位),” and (2) “Gù (固)” in “Gù Sù Xì” extends from “consolidate” to mean “resolute and single-minded.” Comparisons to “Dǔ (篤)” and “Bù Yì (不易)” reinforce these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Zhou Dynasty, Bronze Vessel and Stone , Gù (𠄎), shēn gù, single-minded

# 申說兩周金石「𠂔」字\*

張宇衛

## 一、前言

「𠂔(𠂔、𠂔)」字，為兩周金石文字中尚屬常見的字形，過去關於此字的考釋大抵方向有二：(一)主張從「舟」得聲，進而通讀為「貌(繆)」<sup>1</sup>、「周」<sup>2</sup>、「修」<sup>3</sup>、「紹、劭」<sup>4</sup>等字；(二)以文獻「貉」為「貉」的異體之音韻線索，將此字考釋為「憲」<sup>5</sup>、「駱(絡)」<sup>6</sup>、「貉(貉)」<sup>7</sup>等，而上述兩方的歧異主要是在聲符、音韻的認知差異。另外，學界也有試圖調和二者的觀點，如何樹環以「賈／貯／賙」之例佐證「貉／貉」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甲骨動詞分類與句法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11-2628-H-002-013-MY2)研究成果。今蒙二位專家審議，惠賜具體修正意見，謹此深致謝忱。文中若有任何謬誤或不足，當由作者自負。

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 132。

2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青銅器的重要意義〉，《文物》3 (1978.4)，頁 19-24、42。後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頁 219。朱鳳瀚：〈師西鼎與師西簋〉，《中國歷史文物》1 (2004.1)，頁 7。

3 于豪亮：〈牆盤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 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93。

4 高亨：〈毛公鼎銘箋注〉，《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555-556。王輝：〈𠂔、繇、𠂔、𠂔、𠂔諸辭再考辨〉，收入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西周史論文集(上)》(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 250-257；後收入《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40-141。陳秉新：〈釋𠂔及相關字詞〉，《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96-100。孟蓬生：〈金文考釋二則〉，《古漢語研究》4 (2000.12)，頁 15-17。

5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1952)，頁 30。按：馬承源亦從楊樹達「憲」說，不過其在說解「𠂔」一詞稍有不同，云：「(《番生簋》) 貉通作貉，貉、貉同音。……按字當假為憲，貉、憲皆以各為聲符，𠂔讀為憲，《說文·心部》：『憲，敬也。』今字作恪，《爾雅·釋詁》亦云：『恪，敬也』，故𠂔即重憲。」參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225。

6 戴家祥：〈牆盤銘文通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1979.5)，頁 60-82。

7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5-7。

之聲韻通假，<sup>8</sup>又或如孟蓬生指出「貉／貉」屬於同義換讀。<sup>9</sup>

然而上述諸說，隨著新出土材料的公布，學者間的觀點開始有了根本性的變化，而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便是棗莊徐樓村墓葬出土〈宋公鬩鼎〉一器，其本身銘文為「有殷天乙唐孫宋公鬩作洩叔子饜鼎」，李學勤率先根據宋國君主之系譜，指出此「宋公鬩」當即典籍文獻所見之宋共公，並引用《左傳》言其名為「固」，《史記·宋世家》作「瑕」等記錄，進而提出「鬩」當可通讀為「固（見母魚部）」或「瑕（匣母魚部）」。<sup>10</sup>

自李學勤舉出〈宋公鬩鼎〉之宋共公名字的佐證「鬩」字的考釋後，學界業已排除了从「舟」得聲的看法，雖然目前對部件「舟」之字形演變尚無定論，<sup>11</sup>但基本的共識則是此字之上古韻部當歸屬魚鐸部。不過即使有此一共識，學者們具體落實在文例理解時，卻又有不同，其中則涉及到假借、文獻對讀等觀點之異，以及語義的詮釋，本文即基於此，嘗試先梳理學者在「鬩」為魚鐸部的解讀範圍之下，於文例分析與釋讀上的說法，接著展開對兩周金石「鬩」字字義的論證與分析。

## 二、兩周金石「鬩」字義述評

此章首先梳理兩周目前金石可見之「鬩」字相關文例，並依據其文例語境區分

<sup>8</sup> 何樹環：〈金文「鬩鬩」再探〉，《東華漢學》16（2012.12），頁31-52。

<sup>9</sup> 孟蓬生：〈金文考釋二則〉，頁15-17。按：主張「貉／貉」為同義換讀者，尚有鄭妞：〈「同義換讀」現象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作用〉，《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0：1（2012.2），頁48-53。張峰、黃甜甜：〈也談楚簡中同義換讀及其複雜性的問題〉，《國學學刊》2（2019.6），頁84-89、143。

<sup>10</sup> 李學勤：〈棗莊徐樓村宋公鼎與費國〉，《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97-99。

<sup>11</sup> 按：此字部件是否從「舟」，尚有疑義，如李松儒採用單育辰的說法，認為「鬩」字部件實從「刀」，其餘從「舟、夕」者皆屬訛變之形；鄒芙都、馬超則以「鬩」字從「舟」聲不可信，重新分析從「亡」得聲。除上述二說，尚有許多說法，在此不一一列舉，不過因為此字後來的部件變化確實成為「貉」形，故本文仍採「鬩」之隸定，至於「舟」之演變則採存疑的角度。參見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78-179。鄒芙都、馬超：〈金文「鬩」字音讀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257-263。

為五類，整理如下（以△標示表格內所列字形）：

(一) 𠄎(申)𠄎		
字形	辭例	出處／時代
	𠄎作𠄎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其各前文人，其瀕在帝廷陟降， <u>𠄎△皇□大魯令</u> ，用齡保我家、朕位、𠄎身。	〈𠄎簋〉，西周晚，《集成》4317（《陝金》506）。
	余小子肇嗣先王，配上下，作厥王大寶，用喜侃前文人，前文人 <u>享厚多福</u> ，用 <u>𠄎△先王受皇天大魯令</u> 。	〈五祀𠄎鐘〉，西周晚，《集成》358（《陝金》229）。
	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丕 <u>杯元德</u> ，用 <u>𠄎△大令</u> ，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替德，用諫四方，柔遠能邇。	〈番生簋蓋〉，西周晚，《集成》4326。
	虔夙夕勗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天， <u>𠄎△大命</u> ，康能四國，欲我弗作先王憂。	〈毛公鼎〉，西周晚，《集成》2841。
	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司朕皇考，肇帥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儀，用 <u>𠄎△奠保我邦我家</u> 。	〈叔向父禹簋〉，西周晚，《集成》4242。
	□△ <u>天命</u> ，曰：竈敷蠻夏，亟事于秦。	〈秦景公石磬〉，春秋晚，《圖像》19789+19790。
	余 <u>𠄎△楚成</u> ，改復曾疆。	〈曾侯與鐘〉，春秋晚，《圖續》1029。
(二) 𠄎夙夕(夜)		
	汝毋敢彖(愴) <sup>13</sup> 在乃服，△夙夕敬念王威不易。	〈毛公鼎〉，西周晚，《集成》2841。
	癩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夙夕左尹氏，皇王對癩身懋，賜佩。	〈癩鐘〉，西周中，《集成》247-250(《陝金》199-202)。

<sup>12</sup> 此字的描摹，整理者作「𠄎」，蘇建洲根據圖片指出右上「匕」形當描作「k」，下方「央」筆畫當從凡國棟所摹之「𠄎」形，整體當改摹為「𠄎」。參見蘇建洲：〈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編鐘銘文「𠄎」字補說〉，《簡帛》1（2016.5），頁19-28。

<sup>13</sup>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243-272。

	各于大室，使師俗召師酉，王親裘寵師酉，賜豹裘。曰：△夙夜辟事我一人。	〈師酉鼎〉，西周中，《新收》1600。
(三) 鬩履 (續)		
	鬩盩天子，天子△履 (續) 文武長刺，天子鬩無勺。	〈史牆盤〉，西周中，《集成》10175 (《陝金》167)。
(四) 動物名		
	舍顏有司壽商△裘、盩旨。	〈衛鼎〉，西周中，《集成》2831 (《陝金》51)。
(五) 人名		
	△伯作旅彝	〈鬩伯卣〉，西周早，《圖續》864。
	有殷天乙唐孫宋公△作洩叔子饜鋪。	〈宋公固鋪〉 <sup>14</sup> ，春秋晚，《圖續》532。
	有殷天乙唐孫宋公△作洩叔子饜鼎。	〈宋公固鼎〉，春秋晚，《圖續》209。

就詞性與結構而言，(四)、(五)為一類，為名詞屬性，前者是專名名詞作為定語，後者為人名；至於(一)「鬩鬩」、(三)「鬩履」則為動詞屬性，並可承接賓語，反觀(二)「鬩夙夕(夜)」則整個作為後面動賓結構(如「左尹氏」)之動詞狀語，但就「鬩夙夕(夜)」結構本身而言，「鬩」則屬狀態動詞。<sup>15</sup>後者若再就文例語境來看，「鬩鬩」、「鬩夙夕(夜)」之句中的(省略)主語基本都指向作器者本身，並且處在期望的語境中，而非對過去既定事實的總結，(三)「鬩履」主語雖是他人(天子)，但為生稱，配合其賓語為「文武長刺」，亦可歸入對未來期望的語境。本文以下排除(四)(五)之專有名詞、人名用法之討論，僅就其他「鬩」三種文例進行梳理。

關於此字的考釋，前言已提到李學勤根據(五)〈宋公鬩鼎〉之宋共公的名有「固、

<sup>14</sup> 按：《圖像》6157 命名為〈宋公司鋪〉，著錄本身提到「同坑出土一對」。張光裕〈讀新見「宋公鬩鋪」二器札逸〉一文完整披露此二私人藏器，《圖續》亦據此收入另一器在531號。另，〈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一文也發布一對〈宋公鬩鋪〉，《圖續》將其收入為532號。由於非出土二器主要以圖版方式著錄，字形相對不清晰，今則以挖掘簡報所附拓片為主。參見張光裕：〈讀新見「宋公鬩鋪」二器札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13-122。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1(2014.1)，頁4-27。

<sup>15</sup> 按：《圖三》1065〈宋大史孔壺〉(春秋早)有一字作「」，整理者隸定為「鬩」。由於此字缺少上下文例，難以歸類，暫時不予討論。

瑕」之異文，確立了𪚩字古音韻部為魚鐸部，進一步落實在文例解讀上，其在文中並申述（一）「𪚩𪚩」之「𪚩」仍當讀為「固」，訓為安定之意。由於「𪚩」歸屬魚鐸部的意見非始自李學勤，前面已提及早期學者也有根據文獻中「豸」之有「貉」的異文，以魚鐸部之音進行解讀的，因此先在此處重新梳理前人之說，了解此字在正確認識前，同樣屬於魚鐸部的考釋有何異同，以及文例解讀上有何特點，除了予以評述外，<sup>16</sup>也以此作為下文預計展開論述的基底。

首先，「𪚩」讀為魚鐸部，楊樹達早先即曾根據文獻「貉」為「豸」的異文進行考釋，至於其落實於文例理解時，則以「𪚩𪚩即重憲」之意，云：

今《論語》假貉為豸。貉可假為豸，知𪚩亦可假為憲矣。然則𪚩大命，猶《書·盤庚》篇之言「恪謹天命」，𪚩夙夕猶《追簋》及本銘上文之言「虔夙夕」《克鼎》之言「敬夙夜」也。

楊樹達引用《尚書·盤庚上》「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之「恪謹天命」，用以解釋「𪚩𪚩大命」一句，進而申述「𪚩」可讀為「恪」，學者針對此一說法曾提出修正意見，何樹環便以「『恪』『謹』雖有『敬』之意，但『𪚩』並無與『敬』相近的意義，若以『𪚩𪚩大命』猶『恪謹天命』，則『𪚩』字便無著落。」<sup>17</sup>即從文例通讀上提出質疑。陳英傑更早之前也注意這個問題，指出《盤庚上》之「恪謹天命」，其與西周金文「𪚩大命」文例更近，<sup>18</sup>本文認為從文例語境而言，《尚書·盤庚上》：「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可以看作歌頌祖先事功的語詞，對照金文「𪚩大命」的文例，如下：

絲唯乃先聖祖考夾召先王，𪚩勤大命。（《述盤》，《新收》757，西周晚）  
亦唯先正𪚩夙辟，𪚩勤大命。（《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

<sup>16</sup> 按：本文暫且排除（四）（五）之專有名詞、人名用法，僅就其他「𪚩」三種文例進行梳理。

<sup>17</sup> 何樹環：《金文「𪚩𪚩」再探》，頁31-52。

<sup>18</sup>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850-852。按：王國維早先已將「恪謹天命」與金文「勞勤大命」進行聯繫，並視為古之成語。可參王國維講述，劉盼遂等記：《觀堂學書記》，《觀堂授書記》（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50。關於「𪚩大命」之「𪚩」的考釋，目前釋「庸」為主要說法，可參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1（2018.3），頁89-92。

唯乃先聖考夾召先王，夤勤大命。(〈四十二年述鼎〉，《新收》746，西周晚)

其語境亦皆為稱頌先祖事功，以此觀點來看，陳英傑判斷二者相近的說法是正確可從的。反觀金文中出現「夤夤大命」的文例語境，皆未見於稱頌先祖的文例之中，且從省略的主語來看，其主語主要為作器者本身，此點突顯此文例主要是作器者對當下與未來的自己之期許，不同於「恪謹天命」、「夤堇大命」之稱頌先祖事功的類型。

此外，以「貉」為音韻線索進行釋讀者，尚有戴家祥讀為「駱」，通「絡」，訓為「繼」。<sup>19</sup>于省吾則據「貉(貊)」進而讀為「勉」，以「貉、勉」存在雙聲條件，云：「金文常見的夤字應該讀為貊，訓為勉勵。毛公鼎的『貊夙夕(夜)敬念王畏(威)不賜(易)』，是說夙夜勉勵，敬念王威而不變易。」<sup>20</sup>劉光曾針对于省吾的說法提出修正意見，指出在字義上將此字訓為「勉」，就金文辭例亦難盡通。<sup>21</sup>戴、于二說至今確實少有人信從，反觀楊樹達之「恪」說得到學界認同，裘錫圭、李學勤、張亞初等人皆從此說立論。<sup>22</sup>

其中，裘錫圭根據曾侯乙墓鐘磬銘文正確考釋出「夤」字為「申」後，藉由與文獻文例的對讀，推進「夤夤」的認識，其云「夤夤有鞏固之意，與典籍文獻『申固』一詞同義」<sup>23</sup>即利用文獻「申固」一詞解釋「夤夤」為鞏固之義，藉此佐證「貉」作為「夤」的語音條件。

李零雖同意裘錫圭之「申固」的考訂，卻排除鞏固之義，而是把「夤夤」視為「申恪」的訛寫，其根據的理由是「金文有『夤夙夕』(如毛公鼎)，用法同『虔夙

<sup>19</sup> 戴家祥：〈牆盤銘文通釋〉，頁 60-82。

<sup>20</sup>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頁 5-7。持相同意見者，參何琳儀、黃錫全：〈猷簋考釋六則〉，《古文字研究》第 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18。

<sup>21</sup> 劉光：〈補論金文「申固」與「固」字的釋讀〉，《出土文獻》1（2016.4），頁 62。

<sup>22</sup>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2（1978.4），頁 149-158；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6-17；張亞初：〈周厲王所作祭器猷簋考——兼論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56。《金文形義通解》一書亦採楊樹達之說，參見張世超等撰：《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頁 3081。

<sup>23</sup> 裘錫圭：〈說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 50-60。

夕』（如毛公鼎）和『敬夙夕』（如大克鼎），可見並非鞏固之義」的主張，<sup>24</sup>顯然李零是利用「𨵿夙夕」與「敬／虔夙夕」對讀的觀點，認為若「𨵿夙夕」之「𨵿」可讀為「恪」，「𨵿𨵿」之𨵿也應統一理解為「恪」。不過，後來李零在釋讀曾侯與編鐘時，已經修正此說，其云：「指曾侯幫楚王重新加固楚城。『申固』，不僅見於《左傳》宣公 16 年和《國語·楚語下》，也見於西周冊命金文，只不過過去不認識，即使認出申字，也不認識固字，固字是新近認出。」<sup>25</sup>顯然受到李學勤〈宋公𨵿鼎〉之「𨵿」釋「固」的影響，更改了自己早期的說法，此點也間接說明「𨵿」考釋為「固」已取得學術界較大認同，只不過在「申固」的理解上尚有出入，如李零對曾侯與編鐘「𨵿（申）𨵿（固）楚成」，採的是「重新加固」，與裘錫圭「鞏固」或李學勤「安定」之說有所差異。

關於隨州文峰塔出土曾侯與編鐘「𨵿（申）𨵿（固）楚成」一句，原先徐少華、凡國棟等人已將此字與金文「𨵿」聯繫，<sup>26</sup>並引用李學勤的意見通讀為「固」，在文例說解上，徐少華解釋為重申或進一步加固與楚人的舊有盟約，<sup>27</sup>凡國棟則是看作「大意是說曾與楚達成和解，同盟關係進一步鞏固」，吳雪飛改以「張大固定楚國的功績」進行理解。<sup>28</sup>從上舉諸說看來，學者基本已經認同「𨵿𨵿」考釋為「申固」的意見，只是真正落實在文例理解上，受到個人對文例語境理解的影響，而呈現出譯解上的落差，以至於「固」有「鞏固、固定、加固、安定」等說，「申」則有「重新、重申、進一步、張大」等釋，於是在這些不同觀點中，究竟該取用誰的說法？或者是說該如何分析解讀？並且是否有其他相似文例可以作為佐證？是值得進一步探究，也正是筆者預計於下文嘗試展開的命題。

<sup>24</sup> 李零：〈重讀史牆盤〉，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吉金鑄國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銅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49-50。

<sup>25</sup> 李零：〈文峰塔 M1 出土鐘銘補釋〉，《江漢考古》136（2015.2），頁 118-120。

<sup>26</sup> 徐少華：〈論隨州文峰塔一號墓的年代及其學術價值〉，《江漢考古》133（2014.8），頁 76-84。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東釋〉，《江漢考古》133（2014.8），頁 61-67。

<sup>27</sup> 徐少華：〈論隨州文峰塔一號墓的年代及其學術價值〉，頁 76-84。

<sup>28</sup>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東釋〉，頁 61-67。吳雪飛：〈說曾侯與編鐘銘文中的「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396>（2014 年 12 月 10 日上網）。

劉光延續李學勤對「固」字的考釋，進一步闡述並總結金文「𠄎」有三種用法：（一）「𠄎𠄎」為「申固」，取裘錫圭「鞏固」之義；（二）「𠄎夙夕」之「𠄎」假借為「憲」；（三）「𠄎裘」即「狐裘」。<sup>29</sup>顯然其也主張「𠄎夙夕」、「𠄎𠄎」之「𠄎」不該採同一種說解，而二者文例究竟是否統一理解呢？前人之說確實也分為兩派，嘗試整理前面諸說如下：

學者姓名	𠄎𠄎	𠄎夙夕／𠄎夙夜
楊樹達	恪	恪
裘錫圭	固（鞏固）	恪
馬承源 <sup>30</sup>	恪	恪
李零（前說）	恪	恪
李學勤	固（安定）	
劉光	固（鞏固）	恪
袁金平 <sup>31</sup>	固（鞏固）	恪

從此表揭示，學者基本皆以「𠄎夙夕（夜）」之「𠄎」假借為「恪」，而這一釋讀的背後理由，則大抵如陳英傑所說「其他銘文一般用『敬夙夕』或『虔夙夕』，𠄎跟虔、敬意思當相近」、或劉光所言「『憲夙夕』猶『敬夙夕』、『虔夙夕』，意思相近，乃金文習語」，<sup>32</sup>皆是藉由相近文例的參照，進而聯繫「敬、虔」相近的語義，配合聲韻條件，於是有了「憲」此一假借的解讀，只是「𠄎、敬、虔」三者除了在「X夙夕（夜）」句構相同外，前後出現的語境是否確實一樣？這點前人卻鮮少談及。由於文例語境會直接影響到語義，這件事是毫無疑問的，因此藉由分析文例語境，對語義才能有較適切的理解，下文亦嘗試藉此方法進行討論。

另外，學者在面對「𠄎𠄎」一詞時，早期的學者多半以「恪」解釋，以趨同於

<sup>29</sup> 劉光：〈補論金文「申固」與「固」字的釋讀〉，頁 61-65。

<sup>30</sup>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頁 278、319。

<sup>31</sup> 袁金平：〈新見金文補釋二則〉，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2013 年 6 月 17 日-6 月 18 日），頁 134-136。

<sup>32</sup>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 851。劉光：〈補論金文「申固」與「固」字的釋讀〉，頁 61-65。

「𪔐夙夕」角度立論，反觀後來的學者受到裘錫圭「𪔐（申）」、李學勤「𪔐（固）」說法的影響，逐漸採「固」為說，則是以趨異進行論述，延伸出的問題，是「𪔐夙夕（夜）」、「𪔐𪔐」兩種文例究竟該採「趨同」或「立異」？其中的標準為何？是起於自身的主觀語感，亦或是有更為客觀的材料佐證？下文也將嘗試論證之。

### 三、兩周金石「𪔐𪔐」之字義補證

首先，就「𪔐𪔐」一詞進行論述，「𪔐」，裘錫圭已釋為「申」，學界多從之，在「申」的基礎上，其引用《左傳·宣公 15 年》「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國語·楚語下》「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等文例，論證「𪔐𪔐」即文獻「申固」一詞。除此之外，後出的清華六〈子產〉簡 2「緝（申）命固位」<sup>33</sup>「𪔐、緝」二字本身仍具有演變關係，<sup>34</sup>反倒是「𪔐」已經以「固」代替，學者或以為「𪔐」當是「固」在早期的寫法，<sup>35</sup>這點確實是可能的。就使用的時代而言，從目前出土資料可推知「固」字應屬於戰國才產生的字形，<sup>36</sup>藉由上述資料也間接反映出「𪔐𪔐—緝固—申固」一詞的用字演變，而這個演變的完成，再配合出土之張家山漢簡〈蓋廬〉簡 11「當陵而軍，命曰申固」<sup>37</sup>的資料，大抵可以說至少在西漢時「𪔐𪔐」已經改以「申固」表示了。就目前可見的材料而言，「𪔐、固」確實可歸屬於古今字，本身只是聲符改換（𪔐、古），形旁「口」仍延續。

另外，從新公布的楚簡資料，可知「𪔐」改換為「固」並未全面，只有在用作「申固」一詞時才完全改換為「固」，如上述〈子產〉；但清華十〈四告〉簡 32「以

<sup>33</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137。

<sup>34</sup> 關於楚簡「紳」字形變化，可參白於藍：〈釋上博簡《凡物流形》篇的「姊」和「練」〉，收入何志華、馮勝利主編：《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頁 146-155。

<sup>35</sup> 袁金平：〈新見金文補釋二則〉，頁 134-136。

<sup>36</sup> 按：《新收》1970〈楚固戈〉之「𪔐」，整理者歸為春秋器。由於此一「固」字缺少同一個時代的證據，但若其時代可以確定，則屬於目前可見最早的字形。

<sup>37</sup> 邵鴻：《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46-47。

夙夕股肱王身」之「夙夕」用法顯然與金文「夙夕」一脈相承，只是字形本身已經產生譌形，這背後可能因為文獻性質、文例語境限制諸多因素導致，致使其未進一步改替為「固」字。上述是針對目前可見出土材料的文字用字進行的梳理，以下便試著釐清「夙(申)夙(固)」一詞在金石文例中當如何理解，前人說法何者較可從？再次羅列辭例如下：

夙夙皇□大魯令，用齡保我家、朕位、馱身。（〈馱簋〉）  
 用夙夙先王受皇天大魯令。（〈五祀馱鐘〉）  
 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丕丕元德，用夙夙大令，屏王位。（〈番生簋蓋〉）  
 用仰昭皇天，夙夙大命，康能四國，欲我弗作先王憂。（〈毛公鼎〉）  
 用夙夙奠保我邦我家。（〈叔向父禹簋〉）  
 □夙夙天命，曰：竈敷蠻夏，亟事于秦。（〈秦景公石磬〉）  
 余夙夙楚成。（〈曾侯與鐘〉）

上文已經提到「夙(申)夙(固)」出現的語境，多半可歸作器者對未來期望與期許，非對過去功業的稱頌。而就賓語性質而言，大抵可區分為三類：（一）以「命／令」為主，僅在「命／令」前添加定語，如「皇□大魯」、「先王受皇天大魯」、「大」等；（二）「我邦我家」，則以〈叔向父禹簋〉為代表；（三）「楚成」等。

將此些賓語性質，與典籍文獻「申固」一詞的賓語相對照，《左傳·宣公 15 年》「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國語·楚語下》「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昵，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就賓語性質而言，「申固其命」、「申固其姓」可與（一）「命／令」、（二）「我邦我家」相呼應，如（一）與《左傳·宣公 15 年》其賓語皆為「命」；（二）雖與《國語·楚語下》不直接相關，但「邦、家、姓」屬性則是相同的。上述揭示從賓語性質看來，「夙夙、申固」二者相合。

至於「固」該取什麼語義解釋呢？楊筠如曾指出《尚書·君奭》「則有固命」即《尚書·呂刑》之「庶有格命」<sup>38</sup>，其亦舉金文「夙夙大命」作為對照；屈萬里譯解

<sup>38</sup> 按：楊筠如將《逸周書·皇門》「嘏命」亦理解為「固命」，這顯然有誤，清華簡〈皇門〉簡則作「魯命」，其與金文「大魯命」（《集成》358）、「魯令」（《集成》4202）、「魯休令」（《集成》4228）相關。

〈君奭〉「固命」為「鞏固之國運」<sup>39</sup>，裘錫圭亦理解金文「𨔵𨔵（申固）」為「鞏固」之意，說明「固」有「鞏固」之義其來有自。反觀李學勤提出「安定」義，當秉自《爾雅·釋詁》：「貉，定也」的訓解，不過此處的「定」未必取「安定」義，亦可理解為「穩定、固定」，與「鞏固」義相近，且這個「鞏固」的意思，可以從新見出土文獻「永厚」一詞得到佐證，其例如下：

丕惟后稷之受命是永厚。（清華一〈祭公〉簡13）

汝亦惟就章爾慮，祇敬爾猷，以永厚周邦，勿灋（廢）朕命。（清華五〈封許之命〉簡8）

〈祭公〉「厚」字，整理者以其為「藩蔽」之意；<sup>40</sup>〈封許之命〉整理者引《國語·魯語上》則訓「厚」為「大也」。<sup>41</sup>由於「永厚」一詞不見傳世文獻，子居則指出上述二文例之「厚」當理解為「加厚、加固」之意，<sup>42</sup>其方向是正確的，「加固」意近「鞏固」之意，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魯公子鞏字后」一條，云：

「后」讀為「厚」。鞏，堅厚也。《爾雅》：「鞏，篤，擊，固也。」「篤，擊，厚也。」「鞏」、「篤」、「擊」同義，「篤」、「擊」訓為厚，「鞏」亦得訓為厚也。<sup>43</sup>

蓋已指出「厚」與「鞏」之關係，故其具堅固、鞏固之意。<sup>44</sup>而「永（V）厚（V）」蓋延續鞏固之義，「永、厚」皆為不及物動詞，此處因接續賓語而產生使動義，類似如《尚書·盤庚上》「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sup>45</sup>之「永我命」，蓋「使我命長久」，意

參見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370。

<sup>39</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208。

<sup>40</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123。

<sup>41</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77。

<sup>42</sup> 子居：〈清華簡《封許之命》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226.htm>（2015年7月16日上網）。

<sup>43</sup> 清·王引之撰，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1197。

<sup>44</sup> 按：「厚」之「固」義，其背後取喻可能與城牆有關，強調以厚固。如《左傳·襄公31年》「高其閭閻，厚其牆垣。」見東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686。

<sup>45</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131。

即延續我命；《大戴禮記·盛德》「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sup>46</sup>之「永其世」亦屬使動用法。至於《史記·趙世家》「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sup>47</sup>之「厚其國」亦為「厚」使動用法。

就賓語性質而言，「永厚」與「𨮒（申）𨮒（固）」二者承接的賓語類似，如〈封許之命〉「永厚周邦」與〈叔向父禹筮〉「𨮒（申）𨮒（固）奠保我邦我家」之「邦、家」可相對應；而〈祭公〉「丕惟后稷之受命是永厚」之「永厚」的賓語「后稷之受命」提前，原當是「永厚后稷之受命」，這與金文「𨮒（申）𨮒（固）先王受皇天大魯令」文例亦相同，於此可以推斷「申固」與「永厚」皆有繼續鞏固之意，而「永厚」當是出土文獻中屬於語義相近的新詞，此對應亦可補充裘錫圭對於「申固」之「申」的解釋，不過本身屬於不及物動詞「申」已從再、重之意，此處因接續賓語而有了使動用法，而是「使～再＝延續」之動詞義，即進一步引申有延續、繼續之意，類似的例子如《儀禮·士冠禮》「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之「申爾服」，亦是「（使）爾服申」之使動用法，另外〈峻筮〉「今余佳𨮒（申）先王命」（《圖像》5386，西周早）、〈虎筮蓋〉「天子其萬年𨮒（申）茲令（命）」（《新收》1874，西周中）之「𨮒（申）」也都採使動用法之「延續」義，以及清華六〈子產〉簡2「緇（申）命固位」，也是屬於「緇（申）（V）命（N）固（V）位（N）」的使動結構，其中「申、固」皆為不及物動詞之使動用法，而此時的「申」亦是「使～再＝延續」之動詞義，〈子產〉「緇（申）命固位」上下文的意思是（不良君）延續其命鞏固其位。藉由上述可知「永厚+N」與「申固+N」皆歸類為不及物動詞之使動，故「𨮒（申）𨮒（固）」當翻譯為「延續鞏固」，與「永厚」之「延續鞏固」義可相參照。是故，上述學者翻譯「申」為「重申或進一步」、「重新」或「張大」之義，當稍加修正，因為依據語境、句式結構與動詞用法，當解釋為「延續、繼續」之動詞義。

其次，〈曾侯與編鐘〉「𨮒（申）𨮒（固）楚成」一例，亦可與文獻所見「結」

<sup>46</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漢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146。

<sup>47</sup>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698。

相對應，《左傳·隱公 7 年》：「結艾之盟也。」楊伯峻云：「《廣雅》云：『結，續也』《戰國策·秦策》注云：『結，固也』於艾之盟續而固之，故曰結艾之盟。」<sup>48</sup>突顯出「結」有時間性的繼續、延續，這點與「申」字可對應；亦具有鞏固之意，則與「固」產生聯繫，可以說「結、申固」在上述盟誓的文例語境中具有相近的語義，配合《左傳·桓公元年》：「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左傳·成公 9 年》：「12 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與〈曾侯與鐘〉「申固楚成」的文例相似，徐少華其理解此句為重申或進一步加固與楚人的舊有盟約，<sup>49</sup>相對而言是較為適切，但不妨可以直接解釋為「繼續鞏固與楚人的盟約」。

以上藉由出土文獻新見「永厚」一詞的語境、文例參照，與〈子產〉簡 2「緇（申）命固位」的結構句式，還有典籍文獻中的「結～成」句例解釋等面向，一方面申述學者將「𠄎（申）𠄎（固）」之「𠄎（固）」說解成「鞏固」之意是相對可信的，而另一方面也指出「𠄎（申）」亦為不及物動詞用法，於語境之中取「使～再＝延續、繼續」之語境義。

#### 四、兩周金石「𠄎夙夕（夜）」之「𠄎」字義重探

前面談到過去學者多將「𠄎夙夕（夜）」的理解，與金文「虔夙夕（夜）、敬夙夕（夜）」進行聯繫，並在「𠄎」讀為「固」的基礎上，進一步依據此一聲音條件通假為「恪」，取其虔敬、恪謹之意（參本文第二節整理），例如陳英傑即以「追虔夙夕卹厥死事（追簋）、今癩夙夕虔敬卹厥死事」（癩鐘），虔夙夕敬厥死事（逯鐘），毛公鼎銘意思也就是『夙夕𠄎敬念王威不易』。此數字均當是析言則別，渾言則通。」<sup>50</sup>來理解，不過若渾言為通，析言有別的話，究竟其中的分別為何？當值得進一步說明，

<sup>48</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54

<sup>49</sup> 徐少華：〈論隨州文峰塔一號墓的年代及其學術價值〉，頁 76-84。

<sup>50</sup>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 852。

先列出相關文例如下：

鬲夙夕 (夜)	汝毋敢彖(惰)在乃服， <u>鬲夙夕</u> 敬念王威不易。(〈毛公鼎〉) 癩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 <u>鬲夙夕</u> 左尹氏。(〈癩鐘〉) 曰： <u>鬲夙夜</u> 辟事我一人。(〈師酉鼎〉)
虔夙夕 夙夕虔	追 <u>虔夙夕</u> 卹厥死事。(〈追簋〉，《集成》4219，西周中) 今癩 <u>夙夕</u> 虔敬卹厥死事。(〈癩鐘〉，《集成》252，西周中) <u>虔夙夕</u> 敬厥死事。(〈逯鐘〉) 汝毋敢荒寧， <u>虔夙夕</u> 助我一人。(〈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 <u>虔夙夕</u> 辟天子。(〈梁其鐘〉，《集成》187，西周晚) 作冊封異井秉明德， <u>虔夙夕</u> 卹周邦，保王身。(〈乍冊封鬲〉，《新收》1556，西周晚)
敬夙夕 (夜)	<u>敬夙夜</u> ，勿廢朕令。(〈師酉簋〉，《集成》4288-4291，西周中) <u>敬夙夜</u> ，勿廢朕令。(〈師虎簋〉，《集成》4316，西周中) <u>敬夙夕</u> ，勿廢朕令。(〈蔡簋〉，《集成》4340，西周晚) <u>敬夙夕</u> ，勿廢朕令。(〈牧簋〉，《集成》4343，西周晚) <u>敬夙夕</u> ，勿廢朕令。(〈師克盥〉，《集成》4467-4468，西周晚) <u>敬夙夜</u> 用事，勿廢朕令。(〈克鼎〉，《集成》2836，西周晚) <u>敬夙夕</u> ，勿廢朕令。(〈四十三年逯鼎〉，《新收》747，西周晚)

首先，「X夙夕(夜)」結構之「X」字義未必相同，如〈竈乎簋〉「聽(聖)夙夜」(《集成》4157)便無法與此做出統一的解釋。

再者，「敬夙夕(夜)」在金文中已成為一種套語，基本以「敬夙夕(夜)，毋廢朕令」句式出現，對照上述「鬲、虔」文例，二者與「X夙夕(夜)，毋廢朕令」出現的語境脈絡並不相同。反觀〈乍冊封鬲〉「虔夙夕卹周邦」之「虔」，或〈癩鐘〉「鬲夙夕左尹氏」之「鬲」，「虔、固」二者文例結構相近，即以「鬲/虔夙夕」的結構修飾動詞「卹/左」，而這類句型也不會以「敬」表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虔、固」常與「敬」共見同一文例中。于省吾因此便不贊成將「鬲(固)」理解為「敬」，因此改作勉勵解，<sup>51</sup>不過取「勉勵」義亦未必適切，《爾雅·釋詁下》：「虔，固也。」邢昺《疏》：「虔，恭之固也」，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堅固者必敬。」<sup>52</sup>如此可以說，「虔、固」原為堅固義，進一步在語境之中有堅

<sup>51</sup>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頁6。

<sup>52</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211。

定、專一之意，《荀子·君道》「人習其事而固」，王先謙云：「固者，不移易之謂。」<sup>53</sup>《荀子·禮論》「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sup>54</sup>取其能夠不移易，就是能堅定之義，〈蔡侯申鐘〉「余非敢寧荒，有虔不易，佐佑楚王」（《集成》210，春秋晚）亦以「有虔」與「不易（移易）」並列，<sup>55</sup>而《國語·周語上》「帥舊德而守終純固」韋昭注：「固，一也」<sup>56</sup>，取其專一；《管子·幼官》「搏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sup>57</sup>溫縣盟書 T4K5-13：「索力為一，以固事主」，<sup>58</sup>「堅定、專一」突顯其決心。

而且「虔、固」之「堅定、專一」可以與「敬」（謹慎）合而為美德，如〈吳王光鑑〉「虔敬乃后，孫孫（子孫）勿忘」（《集成》10298，春秋晚），《逸周書·謚法》：「執事堅固曰恭。」<sup>59</sup>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2「慎謹堅固」，<sup>60</sup>即以虔、堅固、堅定聯繫「敬、恭、慎謹」。

同「固」具類似「堅固—堅定」詞義演變者，可舉「篤」為例，《爾雅·釋詁上》「篤，固也」<sup>61</sup>《詩經·周頌·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朱熹《詩集傳》：「篤，厚也」<sup>62</sup>《尚書·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孔《傳》云：「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厚率行先王成業。」<sup>63</sup>以「厚」解之；《後漢書·班彪列傳》：「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李賢《注》：「篤，固也」<sup>64</sup>「篤」皆為加厚、鞏固之意，「篤」進一步引申有堅定、專一之意，如《禮記·儒行》：「儒有博學而不窮，篤

<sup>53</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39。

<sup>54</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頁357。

<sup>55</sup> 按：與「有虔不易」類似結構，如「有條不紊」。

<sup>56</sup>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9。

<sup>57</sup> 王念孫改「博」為「搏」。清·王念孫撰，徐煒君等校點：《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070。

<sup>58</sup> 魏克彬：〈溫縣盟書 T4K5、T4K6、T4K11 盟辭釋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280-363。

<sup>59</sup>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640。

<sup>60</sup> 陳偉：《秦簡牘合集·壹·睡虎地秦墓簡牘》（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22。

<sup>61</sup>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20。

<sup>62</sup>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頁224。

<sup>63</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冊，頁229。

<sup>64</sup> 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469。

行而不倦。」孔穎達疏：「篤，猶純也」，<sup>65</sup>揭示「篤」之詞義有「加厚、鞏固—堅定、專一」的引申關係，這點可作為「鬪（固）」之「鞏固—堅定」之輔證。

故就金文辭例本身而言，「虔、固」可分別與「敬」共見於同一文例中，而「虔、固」卻無共見之例，故「虔、固」當與「敬」分別視之，「鬪（固）夙夕」之「固」當取其「專一、堅定」之意，其中詞義由原先不及物動詞「堅固」發展到「專一、堅定」時，其結構差異也起到作用，即從動詞轉為動詞的修飾狀語使用，上述溫縣盟書 T4K5-13：「索力為一，以固事主」之「固」（專一、堅定）亦是如此。故〈毛公鼎〉「汝毋敢彘（惰）在乃服，鬪（固）夙夕敬念王威不易。」即「你不敢在你的職事上懈怠，早晚堅定地敬念王之威嚴而不更易」，「固／易」是相對概念，因此「不易」即等同「固」，《荀子·禮論》：「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可與之對照，類似於今日所謂「堅定不移」，即作為一種決心與信念，也可以說「固」即隱含「不易」（不改變）的意涵，過去高鴻縉以〈毛公鼎〉「不易」為「不變易」或郭沫若「無改」之說，皆是可信的，<sup>66</sup>馬承源用「專一」解釋「不易」，<sup>67</sup>即可視為與「固」相當的概念。類似以「堅定／不變易」共見者，如《淮南子·兵略》言及「十守」之一「操固而不可遷也」、《漢書·楚元王傳》「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sup>68</sup>揭示以「固／堅固」之「堅定」義，與「不變易」之「不遷、不移」並列之。

反過來看〈叔夷罇〉「虔恤不易，左右余一人」、〈蔡侯罇〉「有虔不易」，過去多將「易」通假為「弛（鬆懈）」義，<sup>69</sup>就語境而言雖可讀通，不過「不易」與「虔」共見。再者，考量到「不易」與「不彘（惰）」同見於〈叔夷罇〉，二者當有別，將其與《詩經·大雅·韓奕》：「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對照，「不易」與

<sup>65</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977。按：「純」取「專一」之義，參《國語·周語》「帥舊德而守終純固」韋昭注：「純，專也」。見徐元誥：《國語集解》，頁9。

<sup>66</sup> 高鴻縉：〈毛公鼎集釋〉，《師大學報》1（1956.6），頁90。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138。

<sup>67</sup>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頁319。

<sup>68</sup>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64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973。

<sup>69</sup> 孟蓬生：〈「彘」字形音義再探〉，《饒宗頤國學院院刊》4（2017.5），頁93-110。

「虔（堅定）」亦共見，《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sup>70</sup>解「易」為「改易」之意，亦可輔證〈叔夷罇〉、〈蔡侯罇〉「易」仍當理解為「改易、更易」，而所謂「豢（惰）」才是所謂鬆懈之意。<sup>71</sup>另外，清華三〈周公之勤舞〉簡 5+6「曰淵亦印，嚴余不懈，業業畏載，不易威儀」其中「不懈、不易」亦共見，整理者引用孔穎達《疏》「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sup>72</sup>其說可從，亦可輔助「不易」當作不變異、改易理解。

是故，孟蓬生以為「易、豢（惰）」不分，同屬鬆懈之說，實可商。「不易」相當於後來的「不移／不遷」，《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趙岐《注》「移，易其行也。」<sup>73</sup>「移、易」皆為改變之意；而金文的「不豢（惰）」則相當於「不懈」，因此「易、豢（惰）」二者意義實不相近。

上述旨在確立𠄎夙夕（夜）之𠄎當以「固」理解即可，取堅定、專一之意，從動詞「堅固」之義轉為狀語修飾時產生了語義的轉變，而無需通假為「恪」，故〈癩鐘〉「𠄎（固）夙夕左尹氏」可理解為「早晚專一（堅定）地輔佐尹氏」，〈師酉鼎〉「𠄎（固）夙夜辟事我一人。」則為「早晚專一（堅定）地服事我」，二者能與〈叔夷罇〉「虔恤不易，左右余一人」對應，均指向「虔／固（堅定）」之意。

最後，談到「𠄎𠄎（續）」一詞，「𠄎」字釋讀為「續」，承繼之意，諸家皆同。<sup>74</sup>〈史牆盤〉「天子𠄎（固）續文武長烈」與〈五祀𠄎鐘〉「用𠄎𠄎先王受皇天大魯令」文例可相互參照，「文武長烈」與「先王受皇天大魯令」分別為「𠄎𠄎、𠄎𠄎」賓語，上文已論證「𠄎𠄎」是動詞並列，而「𠄎𠄎」亦可視為動詞並列，「天子𠄎𠄎文武長烈」是對未來的期許，故全句可理解為「天子鞏固與承繼文王、武王的長遠功烈」，類似概念可參《尚書·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傳》：「繼

<sup>70</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詩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679。

<sup>71</sup> 陳劍：〈金文「豢」字考釋〉，頁 243-272。

<sup>72</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 138。

<sup>73</sup>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419。

<sup>74</sup> 裘錫圭：〈讀述器銘文札記三則〉，《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 167-172。

守文武大教。」<sup>75</sup>其中的「嗣守」蓋有繼承與固守之義。

回應上文的設問，在藉由與「虔夙夕、不易、永厚」等辭例的對比，與文例語境脈絡的分析之下，本文認為「夙夕（夜）」、「夙夙」兩種文例之「夙（固）」之語義當採「趨同」角度，「夙夕（夜）」與上文「夙（申）夙（固）」之「夙（固）」的鞏固、堅固的意思一脈相承，無需兩釋。

## 五、結語

本文主要聚焦兩周金石「夙」字之相關文例，根據李學勤指出〈宋公夙鼎〉「宋公夙」之「夙」，即為傳世文獻中的「固」、「瑕」，以此確立了語音的基礎，接著梳理學者在魚鐸部聲音的線索上，如何訓解兩周金石之「夙夙」與「夙夕」等文例，揭示早期主張兩者皆以「恪」理解，後來則多半主張前者為「固」，後者當通假為「恪」，而其背後則涉及到「夙夙」二字的考釋成果，遂呈現出時代的差異。

本文接著論證「夙夙」當同裘錫圭讀為「申固」，文中舉新出楚簡文獻「永厚」一詞作為參照，藉由賓語性質、動詞類型、文例語境，指出「申固、永厚」皆有繼續鞏固之意，輔證「申固」一說。此外，也從用字習慣、語法結構，論證「申固」之「申」與「固」皆為不及物動詞，結構上是動詞並列，並於句中用為使動義，進而「申」字產生延續、繼續（使～再）的意思，同時也指出過去以「再、進一步、重新、張大」之義理解並不適切。

至於「夙夕（夜）」之「夙」，本文從文例語境指出「虔、夙」當與「敬」非同一類，二者文例語境不同，且從文例中「虔、固」與「不易」並列，根據「不易」蓋即不更易、改變之義，本文進而主張「夙夕（夜）」之「夙」仍當讀「固」，只是在此作狀語修飾，而取堅定、專一之意，與其有類似語義變化的還有「篤」字，其亦呈現出「加厚、鞏固—堅定、專一」意義關聯作為參照。最後，本文延伸論述「夙

<sup>75</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冊，頁276。

續」文例之「𠄎」亦當以「固」理解，取「鞏固延續」之義。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東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
- 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詩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
-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漢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
- 清·王念孫撰，徐煒君等校點：《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清·王引之撰，虞思徵、馬濤、徐煒君校點：《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 二、近人論著

- 子居：〈清華簡《封許之命》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226.htm>（2015年7月16日上網）。
-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 于豪亮：〈牆盤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 \*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江漢考古》133（2014.8），頁61-67。
- 王國維講述，劉盼遂等記：《觀堂授書記》，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
- 王輝：〈𠄎、繇、稟、𠄎、𠄎諸辭再考辨〉，收入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西周史論文集（上）》，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白於藍：〈釋上博簡《凡物流形》篇的「姊」和「練」〉，收入何志華、馮勝利主編：《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
- 朱鳳瀚：〈師西鼎與師西簋〉，《中國歷史文物》1（2004.1），頁4-10、35。
- \*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2（1978.4），頁149-158。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
- 李學勤：《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
- 李零：〈重讀史牆盤〉，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吉金鑄國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銅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 李零：〈文峰塔 M1 出土鐘銘補釋〉，《江漢考古》136（2015.2），頁118-120。
- \* 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
- \* 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1（2018.3），頁47-118。
- 吳雪飛：〈說曾侯與編鐘銘文中的「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

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396>（2014年12月10日上網）。

何琳儀、黃錫全：〈𠄎簋考釋六則〉，《古文字研究》第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何樹環：〈金文「𠄎」再探〉，《東華漢學》16（2012.12），頁31-52。

邵鴻：《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孟蓬生：〈金文考釋二則〉，《古漢語研究》4（2000.12），頁15-17。

\*孟蓬生：〈「豕」字形音義再探〉，《饒宗頤國學院院刊》4（2017.5），頁93-110。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高亨：《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

高鴻縉：〈毛公鼎集釋〉，《師大學報》1（1956.6），頁67-109。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徐少華：〈論隨州文峰塔一號墓的年代及其學術價值〉，《江漢考古》133（2014.8），頁76-84。

袁金平：〈新見金文補釋二則〉，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2013年6月17日-6月18日。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青銅器的重要意義〉，《文物》3（1978.4），頁19-24、4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

陳秉新：〈釋𠄎及相關字詞〉，《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陳劍：〈金文「豕」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

陳偉：《秦簡牘合集·壹·睡虎地秦墓簡牘》，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 張亞初：〈周厲王所作祭器𠄎簋考——兼論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張世超等撰：《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
-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張光裕：〈讀新見「宋公𠄎鋪」二器札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張峰、黃甜甜：〈也談楚簡中同義換讀及其複雜性的問題〉，《國學學刊》2(2019.6)，頁84-89、143。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1(2014.1)，頁4-27。
- 鄒芙都、馬超：〈金文「𠄎」字音讀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
-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院，1952。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 \*鄭妞：〈「同義換讀」現象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作用〉，《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0：1(2012.2)，頁48-53。
- 劉光：〈補論金文「申固」與「固」字的釋讀〉，《出土文獻》1(2016.4)，頁61-65。
- 戴家祥：〈墻盤銘文通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79.5)，頁60-82。
- 魏克彬：〈溫縣盟書 T4K5、T4K6、T4K11 盟辭釋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280-363。

蘇建洲：〈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編鐘銘文「鬩」字補說〉，《簡帛》1（2016.5），頁 19-28。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an Guo Dong, “An Annotation on the Inscription of the Chime-bells of Marquis Yu of Zeng State”, *Jiangnan Archaeology* 133 (Aug. 2014), pp. 61-67.
- Ho Shu Huan, “A New Explanation about Cheng Shao”,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6 (Dec. 2012), pp. 31-52.
- Li Chun Tao, “On the Naming of the Dou Shaped Jue and the Tripod Ju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89:1 (Mar. 2018), pp. 47-118.
- Li Ling, “A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 on the Inscription of the Chime-bells Excavated from Tomb M1 in Wenfengta Site”, *Jiangnan Archaeology* 136 (Feb. 2015), pp. 118-120.
- Li Song Ru, *Qing Hua Jian Ji Nian Ji Shi* [The Explanation of Ji Nian] (Shanghai: Zhong Xi Bookstore, 2015).
- Li Xue Qin, “The Bronze P’an-Basin made by the Court Historian Ch’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2 (Apr. 1978), pp. 149-158.
- Meng Peng Sheng,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orm,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chi”, *Bulletin of the 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 4 (May. 2017), pp. 93-110.
- Xu Shao Hua, “A Study on Burial Time Period and Academic Value of Tomb M1 of Wenfengta Site in Sui Zhou”, *Jiangnan Archaeology* 133 (Aug. 2014), pp. 76-84.
- Zhang Feng, Huang Tian Tian, “On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Sounds of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Meaning and Its Complexity in the Studies of Chu Writings on Bamboo Strips”, *Research in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2 (Jun. 2019), pp. 84-89, 143.
- Zheng Niu, “Significance of Synonymous Replacement to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30:1 (Feb. 2012), pp. 48-53.

